

# 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發展 與傳教蒙古

—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掌權的前夜（下篇）

王俊中 撰

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 目次

---

## 下篇

【肆】西藏與蒙古關係發展的新態

【伍】青海勢力的更迭與蒙古勢力的干藏

【陸】蒙藏聯軍進攻後藏與噶丹頗章政權的建立

【柒】餘論

## 下篇：蒙藏二度的政教合作—噶丹頗章政權 在西藏的建立

如前文所述，藏傳佛教在蒙古有前後兩期的「傳教運動」，其傳教的結果，皆是造成蒙古勢力介入西藏政界，並在藏地建立以單一教派為主體的權力集團，以此來統治西藏。在前期傳教中，薩迦派的喇嘛們獲得了帝師的尊號，可以在蒙元宮廷為帝后王公們灌頂說法，享受尊崇；後期傳教的成果，則使得十六世紀後半期蒙古民族幾乎徹底改宗格魯派。但是在政教關係的考量下，兩次有不同的影響：第一次傳教運動在元朝，帝師們除對西藏的行政外，照例是迴避干預帝國政治的；但在第二次傳教運動這一段期間，政治與宗教卻時時糾結在一起，產生難分難解的關係。由於建立政權，改變藏內勢力生態的力量皆非產生自西藏本土，而是來自於外界，此種政教勢力的結合，明顯地可以解決當時的問題，但往往亦在背後隱藏著不安與變數。

### 【肆】西藏與蒙古關係發展的新態式

#### 一、「活佛出生蒙古」與西藏教派在蒙古的競爭

於前文【參】之二中曾提到，格魯派領袖索南嘉措與蒙古土

默特部阿勒坦汗於1578年於青海會面。在與會期間索南嘉措為一批包括鄂爾多斯、土默特、永謝布三部王族在內的百餘名蒙古人剃度。<sup>(1)</sup>會後並未直接回藏，繼續來到康區與蒙古各部傳教，遣東科爾·雲丹嘉措為其駐蒙古的代表，專事達賴喇嘛與蒙古王公的聯絡，<sup>(2)</sup>蒙古與格魯派的關係正因法師的來訪而逐漸加深中。但是索南嘉措於1587年（萬曆15）主持阿勒坦汗的葬禮後，忽於次年3月在路途中於卡歐吐密去世。格魯派霎時失去首領，也同時失去十年來與蒙古建立關係的最重要人物。在這緊急的時刻，西藏格魯派的上層僧侶和蒙古和碩特部王公商議，決定將1589年（萬曆17）出生的阿勒坦汗曾孫確認為索南嘉措的轉世，是為四世達賴，法號雲丹嘉措。這是達賴喇嘛唯一的一次降生在蒙古部族，可說是蒙藏領袖以人為方式使雙方關係不致中斷的一種手段。有了蒙古王公的子孫為教派繼承人，格魯派乃愈益受到蒙古部落的支持。

但是，西藏其他的教派多能瞭解：格魯派在蒙古傳教愈成功，對他們的未來愈加不利。據《蒙古源流》的記載，當格魯派在爭取當時蒙古實力派領袖阿勒坦汗時，噶瑪噶舉派與薩迦派紛紛選擇蒙古名義上大汗所在的察哈爾部作為其傳教

(1)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36-37。

(2)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37。另在薩囊徹辰《蒙古源流》中，指邁達哩·呼圖克圖是四世達賴喇嘛在蒙古的「代理人」，於1604年前往庫倫。應與東科爾·雲丹嘉措有先後之別。

的對象，<sup>(3)</sup>西藏教派在蒙古各部的傳教，不但參與了蒙古各部的「黃金家族」與「非黃金家族」的勢力之爭，並頗有將在藏內對抗的態式向外延伸的趨勢。1595年（萬曆23），在四世達賴入藏學經的前幾年，蒙古土默特部的巴噶托音，康林烏格爾巴圖爾塔布囊等即行兵西藏，於札克博里山包圍藏巴汗的十萬兵民，雙方對峙。相當特殊的是，據史載這個一觸即發的爭戰還是四世班禪洛桑卻吉堅贊騎馬至兩軍之間才化解的。<sup>(4)</sup>可見土默特蒙軍來藏事先並未知會格魯派，純粹是為四世達賴未來在藏的安全來向藏巴汗挑釁的。噶瑪噶舉派及地方家族自然感受到格魯派在蒙古傳教的成果對他們的威脅，此後更加勤於拉攏非支持格魯派的蒙古部族與在藏的勢力，到了第三世藏巴第悉丹迥旺布統治期間，噶瑪噶舉派與藏巴汗結為「福田與施主」的關係，因此在史料中乃有藏巴汗與藏外的反格魯派的領袖有「結成同盟」之說。<sup>(5)</sup>這些非格魯派教派在蒙古傳教亦累積不少成績。最著名的即覺囊派喇嘛多羅那它，他於1614年（萬曆42）赴喀爾喀傳教，在蒙古傳教二十年之久，常住土謝圖部的庫倫。被蒙人尊稱「哲布尊丹巴」<sup>(6)</sup>多羅那它圓寂後，蒙古人認定他轉世在土謝圖汗的家族內，成為第一個蒙古活佛系統，這一個著名系統最初即非屬

(3) 《蒙古源流箋證》卷六。

(4) 《蒙古源流箋證》卷八。

(5) 見松巴堪布·益西班覺，《青海史》(Kuke Naghur-un Domogh)，頁11-12。

(6) 哲布尊丹巴蒙語意為「至尊聖者」。

於格魯派。<sup>(7)</sup>由於日後格魯派在西藏掌握政教大權達三百年，今日較常見的蒙藏史籍多站在格魯派的立場記事，對於其他教派在蒙古傳教的記載就顯得語焉不詳，故在此無法詳述各教派傳教的情形，但是兩股西藏佛教勢力在蒙古有彼此較勁，是無庸置疑的。<sup>(8)</sup>

## 二、四世達賴入藏與格魯派新一波的危機

1603年(萬曆31)，十四歲的四世達賴雲丹嘉措自蒙古土默特部入藏，在熱振寺行坐床大典，後赴拉薩，成為哲蚌寺的新任寺主，由四世班禪為授比丘戒。事實上，當時四世達賴年齡尚小，格魯派實際的決策是掌握在四世班禪洛桑卻吉堅贊手中。時格魯派在蒙古傳教固然是一帆風順，但是相對而言，在西藏的勢力卻是逐漸削弱，1605年(萬曆33)格魯派在拉薩河流域的施主第巴吉雪巴為辛廈巴才旦多吉聯合止貢噶舉派打敗，辛廈巴家族此後由後藏的勢力延伸到了拉薩，1618年(萬曆46，天命2)，苟延的帕木竹巴政權亦終於為辛廈巴所取代。辛廈巴的領袖被稱為「藏巴汗」或「第悉藏巴」，<sup>(9)</sup>與仁蚌巴家族相同，他們亦是在後藏噶瑪噶舉派與

(7) 詳見申曉亭、成崇德譯，《哲布尊丹巴傳》(作者名佚)，《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複製中心出版，1990年，頁217-256。

(8) 漢文史料《皇朝藩部要略》卷二即明言：「喀爾喀有所謂紅教者，與黃教爭。」

(9) 當時前藏稱「烏斯」，後藏稱「藏」，而藏語「巴」有「某地方的人」之意，在《蒙古源流》和漢文史料中，稱呼為「藏巴汗」，在傳統西藏史家則稱呼之為「藏巴第悉」。從名稱來看，可知「藏巴第悉」表示他們是後藏的領袖。

主巴噶舉派的重要施主。當時格魯派主要的防衛武力只是一些土默特等部入藏的蒙軍，四世達賴往後猶到西藏各地訪問貴族和寺院，進行串聯活動，足跡到達日喀則、山南等地，甚至拉攏屬於噶舉派的老寺達壘寺，他對於佔領前藏的藏巴汗心懷不滿，是可想而知的，加上兩派因書信措辭問題產生不快，無形中又加深彼此的芥蒂。<sup>(10)</sup>但是格魯派當時的武力實在不足與藏巴汗抗衡。義大利藏學者杜齊在論及此段時，指出雲丹嘉措曾到桑耶去尋求他的護法神登松(bstansrun)與白格爾(dpekar)的保護，並且語帶嘲諷的說：「面對著一個武裝的敵人，喇嘛們除了全智全能的神以外，沒有同盟者。」<sup>(11)</sup>事實上格魯派在各部蒙古絕非沒有支持與同情的「同盟者」，只是這些「遠水」往往不能救「近火」之急。由此可見格魯派在藏內處境的窘迫。

時藏巴汗因屢患病，懷疑是四世達賴雲丹嘉措對他施放咒術所致，時至1616年(萬曆44，天命元年)底，雲丹嘉措突然以二十八歲的英年在哲蚌寺圓寂，藏巴汗找到了機會，嚴令禁止格魯派寺院尋覓達賴的轉世靈童，西藏史上稱之為「鼠牛之亂」。格魯派的施主吉雪巴索南南杰見到教派的生存遭遇危機，乃以洛格夏惹觀音像為條件，請一支蒙古喀爾喀

(10) 見G.Tucci(杜齊)，"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譯本將其3--80頁譯為《西藏中世紀史》，李有義，鄧銳齡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學室，1980，頁93、95。

(11) 參考注(10)，頁98。

部的軍隊前來救援，1617年，（萬曆45，天命2）三千喀爾喀蒙古軍到達前藏攻擊藏巴汗，未能奏功；次年，即1618年（萬曆46，天命3），藏巴汗彭措南杰的軍隊一萬餘人經堆龍反攻到烏斯地，攻下格魯派拉薩三大寺中的色拉、哲蚌兩寺，在後山上殺死格魯派僧俗五千餘人，當時格魯派實際的領袖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不得不離開後藏逃往阿里，格魯派主寺的色拉寺和哲蚌寺其餘的僧侶向北方逃亡，躲進噶舉派的達壘寺，避難時間達四個月之久。<sup>(12)</sup>

事件發生之後，色拉、哲蚌兩寺被命令要向藏巴汗繳納大筆罰金，四世達賴的轉世問題卻到後來才獲得解決，在《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傳》中記載，因為藏巴汗身染沉痾，藥石罔效，最後還是由羅桑卻吉堅贊做法事禳解，才得痊癒，方才應允轉世的事。<sup>(13)</sup>另一種說法是，在藏巴汗死後，1621年（天啟1；天命6）青海蒙古領袖拉尊窮哇羅桑丹增領蒙古騎兵兩千與第巴吉雪巴等親格魯派的軍隊會合，向拉藏汗的兒子發動攻擊，殺死數千人，在要發動第二波進攻時，四世班禪出面調停，協定在拉薩及拉薩河以下的寺屬莊園歸格魯派，歸還被藏巴汗所奪去的拉薩三大寺莊園，及允許認定四

(12) 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5，頁52-53；劉千立譯，《續藏史鑒》，華西邊疆研究所，頁73；夏喀巴（Zhwa-sGab-Pa），《西藏政治史》第二卷（Bod KyiSrid-Donr Gyal-Rabs Vol.2），Kalimpong Shakab-pa house, 1976, 頁367。

(13) 見《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傳》。引自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社會科學院等，1996, 1, p.598。



世達賴的轉世靈童等，而新任的藏巴汗其他條件皆應允，就是不接受允許四世達賴的轉世這一條件。<sup>(14)</sup>格魯派一下子群龍無首，還曾考慮將一向由教派領袖擔任的哲蚌寺主的頭銜交給四世班禪，但是班禪先前即做了安排，要將四世達賴培養為整個格魯派團結的象徵，至此四世達賴雖然暴卒，然轉世繼承已成為制度上依循的方式。另一個重要的考量是：四世達賴出身蒙古，是蒙古與格魯派聯繫支持最重要的因素，不得不重視蒙古人的態度，於是對於這個建議，四世班禪極力拒絕，終而作罷。<sup>(15)</sup>

雖然史料的記載未有一致，但是1622年(天啟2，天命7)，瓊結家族的阿旺羅桑嘉措被認定為四世達賴的轉世，六歲時受迎入哲蚌寺坐床。<sup>(16)</sup>值得注意的是，據學者考證：這個瓊結家族曾是帕木竹巴宮廷的大臣，雖然同情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但此時已宗「紅教」(噶瑪噶舉或主巴噶舉)，在成為雲丹嘉措的轉世靈童前，噶瑪噶舉派猶想爭取他為派內喇嘛的轉世，<sup>(17)</sup>故最後瓊結家族會讓其子弟進入格魯派，當是在某些內部交涉下才成功的。在《安多政教史》中記載，藏巴汗雖對達賴轉世的問題讓步，但提出「必須將達賴迎往青海，

(14) 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頁54。據作者云當時五世達賴年已五歲。

(15) 見牙含章編著，《班禪額爾德尼傳》，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29。

(16) 松巴堪布·益希班覺，《如意寶樹史》，頁467。

(17) (義)杜齊，《西藏中世紀史》，頁103。

否則兵戎相見」的要求，<sup>(18)</sup>格魯派得知消息，不得不將達賴喇嘛迎往山南躲藏，且繼續加強與蒙古部落聯繫。這段期間格魯派的教務仍多由四世班禪籌畫。洛桑卻吉堅贊親自到拉薩為阿旺羅桑嘉措剃髮，取法名，授予沙彌戒和比丘戒，並為他傳授宗喀巴全部的著作，成為五世達賴的上師。在以後艱難的歲月中，四世班禪洛桑卻吉堅贊不斷為格魯派的發展提供主意，在後藏確立據點，與敵對教派斡旋；並持續派遣僧侶化裝成別的教派的僧人，前往各部蒙古，和當地信仰格魯派的蒙古王公保持聯繫。在格魯派喇嘛們風塵僕僕地於蒙古各地傳教的同時，西藏教派內部的互助和團結，以及向外的協調與溝通，就多有靠洛桑卻吉堅贊在統籌和維繫。沒有這一位有名望的喇嘛在藏內坐鎮，格魯派是否能安渡來自其他教派千番百折的挑釁和攻擊，是值得懷疑的。

## 【伍】青海勢力的更迭與蒙古勢力的干藏

### 一、格魯派另一波的危機與轉機

格魯派在西藏再次遭遇危機是在 1630 年代中葉，1632 年（崇禎 5，天聰 6）不信仰格魯派<sup>(19)</sup>的喀爾喀楚琥爾·朝克圖（漢籍通稱卻圖汗）在蒙古受逐，而奪取青海，隨即與藏內藏

(18)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饒吉，《安多政教史》，頁 38。

